

□□ 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 吴晋斌

8月7日，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北社乡北社村，以一种“夸张”的方式，开启了一个村庄的教育振兴探索。当天是村里的物资交流大会，两个分别考取北大、清华的村里娃穿古代状元服和其他16名考取不同学校的孩子骑着高头大马，与戴着大红花的家长们一起在村里的主街“夸学”。村“两委”在给予这些优秀学子和家长荣誉感的同时，还分别奖励了1000到1万元不等的助学金。借助着自媒体的宣传，这一消息很快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。

“我的抖音号粉丝刚刚过万，评论就有几万条，99%的都是支持和肯定的，这也坚定了我们继续按原来思路做下去的信心。”北社村党支部书记曹爱青说。

按照曹爱青的想法，不仅仅要在全村营造重教的氛围，激励村庄的后生学子上进，还要让每个优秀的学子回村和小学生结对子、手拉手，帮助孩子们，从而实现村庄教育振兴，并且要厚植远走的学子们的家乡情怀，让北社成为他们的纽带，形成北社村振兴的合力，点燃这个有着耕读传家传统的古老村庄复兴的火种。

“所以，我们奖励的范围不仅仅是户籍在村里的，籍贯是村里的，我们也喊他们回村受奖。”曹爱青说。

一句民谣道出北社的崇学基因

北社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，据村志的编撰者、北社村老党员、平顺县二中原校长常天顺介绍，村庄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，文化底蕴深厚，文化活动发达，村里的大禹庙、三峻庙都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，独辕四景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村里直到20世纪50年代，还有旗杆旗斗等古代科举中举的标志物，现在仍有晋东南特有的八音会班子，各种响器本村人都能拿下。

历史上，这个村庄及周边地域，地平土肥，是农业比较发达的地方。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，该村仍然是平顺县的粮食主产区。当年吃水用水都紧张时，老支书带领全村自力更生修建了村民吃水和灌溉用的大池塘。为了纪念全村告别吃水难、用水难，村里设立了贺池会，把大池塘竣工的日子定为村里的集会日。

产粮多，读书人也多，耕读传家一直是村里人安身立命的重要方式。当地曾有句民谣，“上了小铎坡，秀才比狗多”，就是说农业文明发达的年代，北社村方圆十里读书人特别多。

目前，北社村有常住人口1600人，户籍人口2300人，耕地3200亩，村集体收入20万元左右，村民们以外出务工为主，也有少数种养大户从事农业经营。村里目前有300亩设施蔬菜，是北社乡的蔬菜大村。

考取北大的王文瑄是地地道道的村里娃，小学就读于北社村小学，初高中则在平顺县中学就读。

王文瑄的母亲靳丽琴是邻村嫁过来的。靳丽琴小时候学习很好，曾经考取过高中，因为兄弟姊妹多，她就早早地辍学务农了。她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，所以在两个孩子上学的事情上，她决心很大。

“别管我受什么罪，你们上到哪，我就供到哪里。”这是靳丽琴挂在嘴上的口头禅，也是纾解心中那个没有上成学的郁闷的话。

王文瑄和他的姐姐好像天生是读书的种子，姐姐考到了廊坊上大学，王文瑄则一鸣惊人考上了北大。

家里经济来源主要靠王文瑄的父亲王广彪，他在长治市紫坊菜市场一家经营调味品的门市打工，每天上班，从中午11点到晚上11点。靳丽琴则在长治市从事家政服务，在王文瑄上学的日子，靳丽琴也过着三地往返奔波的日子，一边打工，一边回村里照顾公婆，一边不时地去县中学给孩子洗洗涮涮，改善伙食，所以靳丽琴很确保全勤。

今年考取西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的秦海燕，原来在江西农大读法学专业本科。父亲秦永强是一个敏于行而讷于言的地地道道农民，原先在村里搞养殖，现在则从事蔬菜种植，日子过得不算是在村里最好的，但是在支持女儿到更高学府深造方面，老秦一直没有含糊过。他觉得村里人现在一直都是这么做的。

考取清华大学的原耀庭，他的父亲也是在长治市务工的农民。平顺县二中原校长常天顺说，这个孩子祖上就出过举人，这个村庄的文脉一直延续至今，与该村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关系很大。耕读传家是这个村庄的村魂。

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上讲，北社村是中国乡村的一个缩影，执着于耕读传家的样子也是中国乡村该有的样子之一。

“孩子，你干了一件正事”

“今年有孩子参加高考的家长，有很多都是我的发小、同学，高考放榜之后，好消息一个接一个。根据后来的统计，全村共有26名孩子考上了本硕博。一个村里两个孩子考上了北大、清华，还有考上北京、上海的博士以及考上香港、西安的硕士研究生，这在一个县里都是大事喜事，更何况是一个村。于是我就有了怎么把喜事办好，营造全村尊师重教氛围的想法。只给点助学金又不多，很难留下深刻的记忆，就想起小时候看过一部戏，叫《御街夸官》，觉得这种荣誉感更能让大家记忆深刻，于是把村里文化活动的戏服找出来，租赁上周边的大马，搞了一次‘夸学’。”北社村党支部书记曹爱青说。

由此，一个叫北社村2022年优秀学子表彰大会的活动拉开帷幕。8月7日，北社村街头人山人海，前面锣鼓队开道，18个小学生打着18面彩旗，两名小学生举着金榜题名的牌匾，后面是骑着高头大马的

一个北方村庄『夸学』的教育探问



北社村举行优秀学子表彰“夸学”活动。

在当下不宣传高考状元、不搞学校排名的大背景下，北社村这一“夸学”做法并不离谱，而是具有正向意义，值得肯定。

这个事件标志着，在个体化程度很高的今天，在北社村，教育不再只是个体的事，已经成为集体的事情，成为公共事件，能够形成公共规则，形成示范性。

借助这个活动，通过村集体的力量，厚植优秀学子的家乡情怀和村庄认同感，培养共同体意识。待这些孩子们事业有成，有能力回报社会的时候，是会想起这个家乡，是会愿意为家乡建设尽力的。



身着“状元服”的优秀学子原耀庭和王文瑄，与戴着大红花的父母一起走进表彰大会现场。

上，也充分体现了北社重视教育、尊重人才、爱惜人才、为国输送人才的初心。”北社乡乡长来梦超说。

“这个事件体现了教育的文化功能，让人们看到了受教育和肯受教育是一种美德，把个人的功利转为了一种公共认知。”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刘燕丽评价说。

“应该看到，在当下不宣传状元、不搞学校排名的大背景下，北社村这一‘夸学’做法并不离谱，而是具有正向意义，值得肯定和提倡。这个事件也标志着，在个体化程度很高的当下，在北社村，教育不再只是个体的事，已经成为集体的事情，成为公共事件，能够形成公共规则，形成示范性。这不仅给了优秀学子和家长荣誉感，而且有了正外部性，会影响村里的中小学生，让他们的上学有了清晰的方向感。”

一直从事乡村教育研究的中南大学雷望红博士说。

“驴肉甩饼+座谈会”加出了啥

“石头哥，你怎么考上清华的，给我讲讲呗。”考

取清华大学的原耀庭小名叫石头，表彰会那一天，邻居小曹泽涵一直紧跟在他身边，对上清华大学充满了好奇。

当天在表彰仪式上，北社村党支部书记曹爱青特意动员了村里的小学生来打旗和抬匾，同时许诺这些孩子，到时候一人奖励一个驴肉甩饼。驴肉甩饼是晋东南的名吃，别说是吃货的孩子们，晋东南的人都好这一口，在外老乡聚会时，都会以驴肉甩饼诱惑对方参加。

表彰会结束后，曹爱青将这些孩子以发甩饼的名义召集在了村里的会议室，要求每个孩子发言一分钟谈感想，并且要录视频。

“我的本意就是，要通过一定的仪式感，把这笔精神财富化为孩子们上进的动力，同时也要让孩子们不仅有精神上的获得感，还要有物质的获得感，让他们觉得奖励大哥哥大姐姐和他们有关，他们付出了就会有回报。”曹爱青说。

“参加这个活动显然很累，但我非常自豪，因为我给优秀的大学生打了旗，也听他们讲了话，想从他们身上学一点，将来也考一个好点的大学，重点大学。”

“理想的大学是什么大学？”
“一本以上。”
“北大清华想不想上？”
“想呢。”
“有没有可能？”
“有一点点吧。”
“好，加油啊。”

村里曹凯瑞小朋友和曹爱青的对话，将这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推向了高潮，每个孩子都认真地发了言，表了态。

此外，村两委还举办了“薪火相传、小手拉大手”北社村优秀学子进母校公益行活动。受表彰的学子走进母校北社小学结对帮扶在校小学生，和在校小学生一起参观校舍，交流学习经验，还共进了午餐。

“通过这次活动、座谈和经验交流，让受奖励同学的故事被了解、被讨论、被羡慕，激励更多学子奋发读书，激励更多村民重视下一代教育培养，盼望更多的孩子成才，可以说北社村做到了。”来梦超说。

“今年小学的招生工作很顺利，家长们看到在这个小学上过学的孩子，也能考上大学，甚至能考到最高学府，很多人打消了把孩子送出去的念头，就近选择了村里的小学。”北社村中心小学校长申松刚说。

由此可见，北社村这场“夸学”活动正在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村民和村里孩子们的心灵。

“我的本意也是想通过这种一个又一个的仪式和活动，让即将远行的孩子们对家乡有一个美好的记忆，培育一份回报家乡的责任感，现在可以在学习上帮学弟学妹们，将来有能力了，就会有帮助家乡发展的使命感。”曹爱青说。

“让这些孩子重新回到校园，和学弟学妹们手拉手，鼓励了一种乡亲意识的孕育，这种乡亲意识是农村学子乡愁情怀的一个前身。这是一个很正向的意义，也是当下的农村学子应该补上的一课。”刘燕丽说。

“北社村的这一做法，可以说是厚植了农村学子成长和接受良好教育的文化土壤，强化了村庄的教育氛围。一个地方的发展与它的文化积淀是相关的，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决定着村庄发展水平的高低，这种把教育变为集体事情的行为会为村庄未来发展注入活力。”雷望红说。

“石头哥，走了你还回来吗”

曹泽涵小朋友的这一问，也是业界围绕乡村教育走向争端最大的话题之一。有一种说法是，现在的乡村教育是为城市培养人才、输送人才，所以，当下的这种教育强村、文化强村是站不住脚的。甚至有的人提出，乡村教育应该为乡村振兴培养乡土人才，在教育内容上增加乡土知识教育。

“考出去的孩子又不能回来建设家乡，这么奖励值得不值得。咱们村集体经济也不宽裕，是不是该花在更好的地方？”从一开始，曹爱青最大的顾虑也在这里。

“所以，我在谋划这个活动的时候，觉得眼光应该放长远一些，多一个走出去看世界的北社人，北社村就会多一份发展的可能。”曹爱青原先在城里做中央空调生意，返乡后被乡亲们选为村委会主任，后来又当选为村支部书记。

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，目前，从北社村走出来的晋商曹和平投资30亿在家乡平顺县东寺头乡开发了神龙湾景区，目前该项目还在建设中。

“乡村教育只是为乡村培养人才的观点是错误的。一个国家的发展一定是流动的社会，除了空间上的流动，还有圈层的流动，否则就是一潭死水，乡村教育不应该成为只是为乡村培养人才的教育。乡村振兴的人才振兴，是要让适合乡村的人才留在乡村，适合城市的人才走向城市。为家乡的振兴赋能出力，也并非人一定要回来，可以是资源的输送，比如经常可以见到某个企业家为家乡铺路修桥、建工厂的新闻，这也是为家乡振兴助力啊；也可以是文化意识理念的输送，比如在解决问题上，可以给乡亲们输送规则意识、法律方式等理念，也能支持家乡的振兴和改变啊。”雷望红表示。

“我们搞这次活动的初心，是把村里孩子受教育的事情变成村集体的事情，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告诉孩子们，考大学不再只是你个人的事情，考大学也不是为了逃离村庄，而是为了建设祖国，回报家乡。上学期间要和学弟学妹手拉手，告诉他们自己是怎么克服父母不在身边的困难的，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，参加了工作，有能力了也常回来走走看看，没有能力捐资捐物，也可以为家乡建设建言献策。”曹爱青说。

雷望红注意到，北社村“两委”一直在借助这个活动，通过村集体的力量，厚植优秀学子的家乡情怀和村庄认同感，培养共同体意识。她认为，待这些孩子们事业有成，有能力回报社会的时候，是会想起这个家乡，是会愿意为家乡建设尽力的，这样的做法是值得推广和借鉴的。

“其实，这样的村庄认同感，也是农村学子必须有的。从学子的角度来看，一个偌大的国家，面对一个如此高速的现代化进程，农村走出来的学子个人如何做到强大呢，第一是要爱学习，肯受教；第二是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故土、家园和亲情纽带做你强大的心理后盾。否则个人是单薄的，是孤独的，是很难抗衡高度现代化所给人带来的冲击影响。”刘燕丽说。

“这样一来，他们就会和村庄有感情，首先是不论孩子们走多远，都会记住他们的根在北社，其次是无论孩子们飞多高，都会有一根线牵绊，让他们和乡亲们聊北社村，有心连心、共命运的一份情，想家的人和在家的人，就能形成北社村振兴的合力。”曹爱青说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这个北方村庄朴素的重教行为，为破解农村出去的大学生对农村没感情，以逃离农村为上学目的上的难题，提供了一种可能。北社村以及和北社村有同样做法的村庄的试验探索，能不能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远、走好，我们拭目以待。

图片由北社村党支部提供